

鄉土

中
國
記
憶

乡野的风

顾文显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乡土

中 国 记 忆

乡野的风

顾文显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野的风 / 顾文显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378-5029-2

I. ①乡… II. ①顾…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2964 号

书名：乡野的风
著者：顾文显

策 划：商爱欣
封面设计：宗彦辉

责任编辑：赵 婷
印装监制：巩 瑞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 - 5628696（发行部） 0351 - 5628688（总编室）
0351 - 5628695（编辑室） 传真：0351 - 5628680
网址：<http://www.bwyw.com> E-mail：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660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数：213 千字 印张：19.5

版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17 年 4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029-2

定价：49.80 元

目 录

1 第一辑 善良无价

02	在天梯
05	理发男孩
08	指甲卖钱
11	老师的承诺
15	过年
17	假币
20	等待
23	睡过头的老人
27	纸条儿，纸条儿
30	积攒自信
32	豆腐事件
34	绒线帽子
36	独力撑天
39	共同秘密
41	不说爱情

45 第二辑 正气如虹

- | | |
|----|-------|
| 46 | 精气 |
| 48 | 水赌 |
| 51 | 家恨·国仇 |
| 54 | 蛇杀 |
| 57 | 情结 |
| 59 | 骨气 |
| 62 | 矿长 |
| 65 | 墨宝 |
| 68 | 称呼 |
| 70 | 人·狗 |
| 72 | 铁杆儿朋友 |
| 75 | 谎言 |
| 79 | 孝子 |
| 82 | 哑嫂 |
| 84 | 匣子 |

87 第三辑 乡野微风

88	箫声
91	白毛
94	哭嫁
97	经验
101	话谜
105	李玉的老婆和李玉的癌细胞
109	大脚
112	缘分这东西
115	不革命的春节
118	影谜
121	吻你手一下
125	歌王
127	一袋麦麸
129	宿怨
132	第二个谎言
134	豆腐东施
137	长发连心

141 第四辑 酸咸苦辣

- | | |
|-----|--------|
| 142 | 厂长，放心 |
| 145 | 老谭啊，老谭 |
| 148 | 结论 |
| 151 | 汇报 |
| 154 | 局长生病 |
| 156 | 正宗阅历 |
| 159 | 总闸 |
| 162 | 酒桌游戏 |
| 164 | 单位无案情 |
| 167 | 领导不抄袭 |
| 171 | 竞争对手 |
| 174 | 钢琴奇案 |
| 177 | 吉祥工程 |

179 第五辑 人生百味

- | | |
|-----|-----|
| 180 | 五元钱 |
| 182 | 装 |

184	比鬼难缠
186	素质
188	有事吱声
191	需要帮忙吗
195	感应灯的感应
197	都是开玩笑
199	发水
201	超质佳酿
203	哎哟，存折
205	买方卖方
207	拿款
210	高难动作
213	第六辑 笑比哭好
214	楼盖维修工程
218	莫名其妙增了值
219	流泪的答卷
222	说假真不了
224	突发的怪病

228	专利技术
231	账目问题
233	失败的诱导
236	心理较量
238	善得恶报
240	申请双规
243	相互扶贫
246	熏陶工程
248	产的不如捡的
250	不冷静行吗
252	电话陷阱
254	年龄不饶人
257	平均室温
259	对付老婆
261	第七辑 哲理感悟
262	南方人与北方人
264	噩梦
266	哪个男人在我家

269	换种说法
271	英雄
274	心宽路不窄
278	重复的故事
281	房子问题
283	超脱
285	“一把手”
289	过关
291	变换角色
294	思维方式
296	正确引导
299	喜鹊的故事

第一辑 善良无价

在天梯

大汗淋漓。

走过一小半路程，教授就深深体验了什么是举步维艰。昨夜从阳坡乘车上来，住在半山腰，早晨导游带着团，沿着石阶攀到了山顶。这山两坡落差太大，阴坡要深出好几倍，且险，因此，游客大都坐升降机下去，三十元。而教授见仍有人要步行下去，也认为，登山嘛，坐索道什么的多没劲。结果走到一半，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原来下山要比上山难，尤其在这陡峭的天梯上！

教授不是为省那三十元钱，他就是想为亡妻还一下愿。他们初恋时，就曾经攀登过一座很险峻的山，彼时他牵着女友的纤纤素手，不胜惬意。如今世上只剩下他一个，或许他要感受一下什么。总之，一种说不清楚的情愫，让他在刹那间做出错误决定。

前边那些要徒步感受的游客，现在都不见了影儿。

天上又下起了小雨。险峻的山崖上，只有当年山民们用铁钎凿就的脚蹬，这是山里通向山外唯一的通道，被称作“天梯”。山民们就是把土产从这儿背下去，从山外换得日用品，又从这里背回来，现在修了盘山公路，要绕几十里呢，所以天梯至今没有完全废弃。

教授叹了口气，当初大脑一闪念：自己走过这条天梯，是不是就会见到天堂里的妻子呢？于是就有了这场磨难。唉，老了，真的是老了。

雨越来越大，天梯越来越滑。教授小心翼翼地艰难前进，臀部时常碰到石阶。偶尔向下一望，深不可测，两腿就不由得哆嗦起来。教授告诫自己，过险处时切不能向下看，那会摧毁意志，要坚信，山民们肯定在比这还要糟糕的天气里走过，我怎么就不行？

脚下略微一滑，教授顿时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他想，往回爬吧。爬到山顶，大不了明天再坐升降机嘛！

教授深吸了一口气，往上攀爬时重心向上，还是比较安全的。

突然，教授一愣，他听到了下方有女孩子的哭声！是，真是女孩子在哭！

教授义无反顾地调头，扶着侧边的石壁往下。他看到前方拐弯处蜷缩着一个女孩，手颤抖着按在石壁上，哭得梨花带雨。

教授不由得挺直了身子。这时，他来到女孩面前：“孩子……”

这时候，教授看清楚了，女孩的前面有一个“之”字形急转弯，小路被挤得很窄，有人在路边担上一截木棍，使小路宽出一点。然而，木棍上沾满泥土，让雨水一泡，滑得要命，女孩试探着踩了一脚，那小棍活动了！她吓得魂飞魄散，只会哭。

“别怕，孩子，有我呢！”教授再次挺了挺腰。

“爷爷，您不能过，太滑了，底下那么深……”女孩说。

“没关系。”他爽朗地一笑，原来自己的笑声仍然像当初站在讲台上那么有感染力呢，教授越发添了自信：“你倚住石壁，站稳了。我先过去，然后接你。”

教授贴着女孩，慢慢地踩住对面的窄路，另一只脚虚踩在木棍上，一下子跃了过去。教授深吸了口气：“孩子，不怕了，这边很宽呢。来，拉住爷爷的手。”

女孩的手伸过来，他紧紧握住，另一只手又前伸，握住女孩的腕。

终于过了险地。女孩羞涩地一笑：“谢谢爷爷。我真不中用。”

“不，你很坚强呢。刚才不是配合得挺好吗？”教授再次挺直了腰。

十几步后，天梯的路况越来越好，可以坦然地信步了。

女孩说：“爷爷，下山后，我一定要请您喝酒。多亏您救了我。”

教授笑笑。他想，他得感谢女孩呢。若不是面对她，他怎么可能敢去踩那根溜滑的木棍？想起刚才无意间向下的一瞥，仍旧不寒而栗……

理发男孩

某天，我去市场买菜，突然被一个哑巴男孩扯住不放。我抬头看向他所指的方向——马路对面一座小雨亭，廊柱上挂着片纸壳儿，上面写着“理发、刮脸”四个字。

这么俊俏的男孩，怎么偏偏是个聋哑人！我对他晃了晃手中的食品，对他用夸张的口型说：“明天。”

他高兴了，在手上认真地写了一个“明”，又写了一个“天”，征询地望着我。我点点头，那男孩仿佛真的做成了生意，冲我做了个长揖，就转身物色另外的顾客去了。

走出去一百多米，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会不会认为我骗了他呢，如果回过味儿来，这孩子今天得多伤心啊！我提着东西转回去，拍拍他的肩。

这下子坏了，他以为我改主意要马上理发，就堆满一脸笑，把我往马路对过请。我赶紧解释，指指他手腕上，意思是问他明天几点工作。费了好大劲，他才彻底明白我的意思，很感动地告诉我，明天九点到下午五点，他都在那个雨亭中等我。

一路上，我暗暗叮嘱自己，不可忘记对那聋哑男孩的承诺。

第二天上班，领导突然要开会，为一个问题，大家争论不休。吃完工作餐，继续争论，我早把理发的事儿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下午四点

多，窗外猛然下起瓢泼大雨，马路上积水很深，行人狼狈不堪。大家隔窗欣赏外面人的窘状，很有一种优越感。我看到一位推车子的小贩，在积水中艰难地行进，突然就想起了那个聋哑男孩，我答应过他今天去理发的呀！跟同事说了，同事就笑，这大雨，谁还在傻等着你，你以为你是谁呀？

不行，我无论如何得过去一趟，如果他不在，我也就安心了。我冲进雨中，好歹拦住一辆出租车，钻进车子时，我身上便湿透了。

远远地，我看到那个雨亭子，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影，双手抱臂，显得那么孤独和凄冷！车子只能在路边停，我顶着雨蹿过去。那男孩认出了我，傻乎乎地咧开大嘴，只知道笑，马上为我脱去湿透的外衣，小心地挂在亭柱子上，他开始为我理发。

雨潲得厉害，本来就湿透的膝盖又潲上了雨水。男孩尽量把我往后挪，这样就淋不湿衣服了。可我无意中一回头，发现他的脊背露在亭子外，雨水哗哗地流在他身上！

我俩推让了好几次，才算把头发剪完。男孩很兴奋，好像为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剪完了，我掏出一张十元人民币给他。而他哇哇叫着不接。我心里咯噔一下，要敲诈？可毕竟是聋哑人，别跟他一般见识吧。我又掏出一张百元的。这回他还是不接，只是直冲着我鞠躬。

怎么，一百元还不知足？这个男孩身体强壮，手中还握着锋利的剃刀，我一个五十多岁的文弱书生，想抵抗，想逃跑，都是不可能的。雨中望不见一个人影儿，我的确感到从未有过的后悔和恐怖！口袋里共有一百六十块钱，我都掏出来。咳，我找这份不自在干什么？真是活该。

那男孩看出我误会了他的意思。他将剃刀收起，反复跟我比画，终

于，我看出门道来了，其实哑语不是很复杂的，比画多了，我能懂。他是说，你能来，我很感谢，不收钱了。

他等在雨中，又淋得后背透湿，都是为了免费为我服务？这回轮到我内疚了，刚才还怀疑人家要敲诈呢！

男孩又朝我竖了竖拇指，似乎是夸我守信用。接着，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带尖柄的塑料梳子，探到雨亭外的草地上，每写一个字，让我看一下，他写的是：“可以叫你爸爸吗？”

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可怜的孩子，我如何担得起那么神圣的称呼！我一把搂住这男孩儿，任他顶着冷风呜呜地哭，把眼泪鼻涕都蹭到了我的身上……

不能给他很多钱，那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我写一篇文章吧，呼吁大家都来关心、尊重和爱护残疾人，之后再把样书送给他。我知道，这孩子能活到今天，他一定还会同样坚强地活过明天、后天，直到他老去……